

东林忆旧

□张仿治

得知朋友是高塘永久村人，我顿时想起了小时候住在东林的一些琐事。这里说的“东林”，不是让明代魏忠贤恨之人骨又心惊胆战的东林党，也非名扬天下的挂有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对联的无锡东林书院。这里的东林，只是我们北仑的一个小地方——永久村里的一座小庙。

当时我才12岁，在高塘小学读五年级，住在姐姐任教的东林小学里。东林小学是一所初级小学，只有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两个复式班。所谓复式班，就是两个年级的学生组成一个班。学校一共只有两个教师，一位姓胡的老师是校长，如果排下次序来，我姐姐该是“副校长”了。

校舍是一座旧庙，叫东林庙，不知道原先这里供奉的是什么神。既做了学校，庙里自然已经没有了香火，只从残存的一个破旧戏台，还能看出庙的痕迹来。我曾经钻到戏台下面探险，只见在蛛丝纵横间有几面破鼓、两三个旧烛台，还有几截破碎的菩萨泥胎。教师办公室就设在台边的偏室里，天井两边的厢房是教室。学校里没有什么设施，更缺少体育器材，我在高塘小学常玩的篮球乒乓、双杠跳箱，在这里根本看不到，只有几副高跷、几只铁环，可以让两个班几十个学生争抢。但在学校放学后，这一切就只有我一个人来寂寞面对了。

那么小的学校，当然没有食堂，两个教师的伙食都是自己解决的。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“困难时期”，烧饭缺少柴火，姐姐有时带着我去路边割来野蒿草，晒干了作燃料。春天，附近的田野里长满了莞葱，大的有筷子粗细，我们大把大把地采来，充作菜肴，最是可口。初夏时，庙门外就是晒麦场。因为饭总是不够吃，有一次我偷偷从晒麦场抓来一把麦子，趁姐姐不注意，扔进饭锅里。吃饭时，口舌刺痛，无法下咽，姐姐惊问我怎么一回事，我只得据实交代。原来这麦子有芒，我连麦粒带芒一起抓来放进锅里，这饭还如何吃得？结果，不但没有多吃进半粒麦，反而把一锅米饭给糟蹋了，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。

庙后面有座小山丘，非常低，是我嬉戏的最佳处。小山的坡度起伏非常平缓，有一崎岖小

路通向上面。小路边立一座旧碉堡，用钢筋水泥筑成，中部有一窗口状的枪眼。碉堡上部覆着泥土，顶上荆棘丛生，荒草萋萋，已经与周围土坡上的植物连在了一起。我读过不少描写战争的连环画，也看过不少打仗电影，很向往硝烟弥漫的场面，却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战争遗址。现在置身于碉堡前，无异于发现了新大陆，真让我欣喜若狂，但又有点紧张，想着里面可能会有什么，最怕的是还留有战死者的骷髅。于是我抑制着剧烈的心跳，捡了一根木棍，小心翼翼地寻找入内之路。战争结束至少已十余年，旧时堑壕都已湮没，好不容易在荆棘丛中探到一条小通道，用棍子拨开荒草，脚高脚低钻进碉堡，里面却是黑暗一片。稍过一会，眼睛适应了暗淡的光线，但能看到的却只是碎石断木等乱七八糟的杂物，却并不见钢盔、子弹夹之类的“文物”，更无任何令人心惊肉跳之处。这就不免有点失望，怏怏地出来。

永久村离高塘小学总有六七里路，可以从公路过去，也可以抄小路走。一天早晨，我走在田塍小路上，迎面遇到一群大鹅。为首的公鹅，见我越过它们，便伸长脖颈拍打翅膀，“哦哦”地鸣叫着来追我。我猝然不知所措，仓皇避退，一不小心踩进了路边的水稻田，从泥中拔出脚来，鞋袜裤腿都已经满是脏污不堪的泥浆了。群鹅列队昂首，唱着歌自管自走了，好像在庆祝胜利，而我则狼狈不堪，只能哭着返回，换裤洗脚，以致读书也迟到了。

然而上学路上也有开心事。初夏时节，学校里中午设有午睡课，但是绝无睡意的我们想方设法逃避。吃完午饭返校时，我们三五个同党，便常常无法无天地在半路上的小河中畅游，享尽碧波之清凉，早把学校的规矩抛在了脑后。估计快到上课时候，才爬上岸来，在阳光下躺着，等到短裤差不多晒干，忙套上外衣长裤，悄悄跑进校内。把这事告诉班内的同窗好友，他们都艳羡不已，只恨自己家离学校太近。这事到今天想起来仍觉得开心。前年约同学去看望年近八旬的老师，向她老实坦白，她不得不摇头而笑。

往事历历如在眼前，六十多个春秋竟转眼就过去了，我的东林岁月！

读书声里

□贾明明

已有许多年没有听到读书声了。这几天，特别想听读书声，步行到附近的学校，侧耳倾听。奈何因为放假的缘故，校园里静悄悄的。

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在上班，我放假的时候学校也放假。要听一听这久违的读书声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甚至想过，为了听听孩子们的读书声，不妨请半天假。可又一想，即便请假，也不一定能碰上学生早读，终究未能成行。

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。二十来岁的时候最喜欢这副对联，总觉得这是年轻人该有的心境。声声入耳，事事关心，多听多想，抱着一颗求知的心，吸纳新鲜事物。

步入社会后，关系网复杂起来。工作、家庭、生活，方方面面的事情纷至沓来，每一件都要处理好，必须掌握一种平衡的技巧。即便做不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，起码要说得过去，不能顾此失彼。事情多了，一件件压过来，有时就会烦躁。明知烦躁解决不了问题，可这种情绪还是会乘虚而入。不禁想起读书时的幸福，那时的生活简单而纯真，只要读好书就行了。

许多成年人一年读不了几本书，有人甚至一年到头都不会翻开一本书。许多时候，不是没有时间，而是没有读书的心境。很难坐下来，平心静气去读一本书。读书，少年世界里最平常的一件事，在一些成人这里，却成了奢侈品。

有事情时忙事情，没事情时刷手机，这是许多成年人的生活状态。读书不像柴米油盐，是生活的必需品。不读书，不会对生活产生什么太过恶劣的影响。想读书了就读一下，不想读书，也没谁会逼着你读。不像工作或生活里的一些事情，你不做，你的老板、你的妻子（丈夫）会催促你。成年人读书全靠自觉，靠发自己心底的喜欢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读不下去书。书打开又合上，心就是静不下来，无法扎进书里。屋里透着烦躁，门窗开着，还是感觉又闷又热。关了门窗，打开空调，室内温度降下来了，可心里好像有一锅水，一直在沸着，还是感觉闷，坐卧不安。我强迫自己，读不进去，就随便翻翻。翻着周晓枫的文集《巨鲸歌唱》，翻到了一个蒙古歌手乌仁娜，听了她的一首曲子，不由眼眶潮湿，心底的躁动随着眼泪排了出来，终于平静下来。

想起小时候，我家与村小学仅一墙之隔。有时在家玩着，听着学校传来的读书声，我就想和那些大点的哥哥姐姐一起朗读。我盼着上学，第一天去学校我是蹦蹦跳跳高高兴兴去的。朗读的时候，语文老师要求我们脊梁挺直，双手背后，胸口与课桌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，微微颌首，盯着课本，大声读出来。老师拿着教鞭在教室里来回走动，看谁姿势不端正，就用教鞭拨弄一下，帮他纠正。

附近的住户，那些叔叔婶婶有时打趣我们，你们的读书声快把房盖掀了，这将来要是不出几个大学生，都对不住这房顶。如他们所愿，这群孩子中还真的出了几个大学生。

虫语鸟鸣，是大地与天空的回应；少年的朗朗读书声，是人间最动听的鸣唱。这饱满激昂的声音里，蕴藏着未来，孕育着希望。

怪不得我想听这读书声了。大概唯有这个声音，才能将我心底的那个少年唤醒。